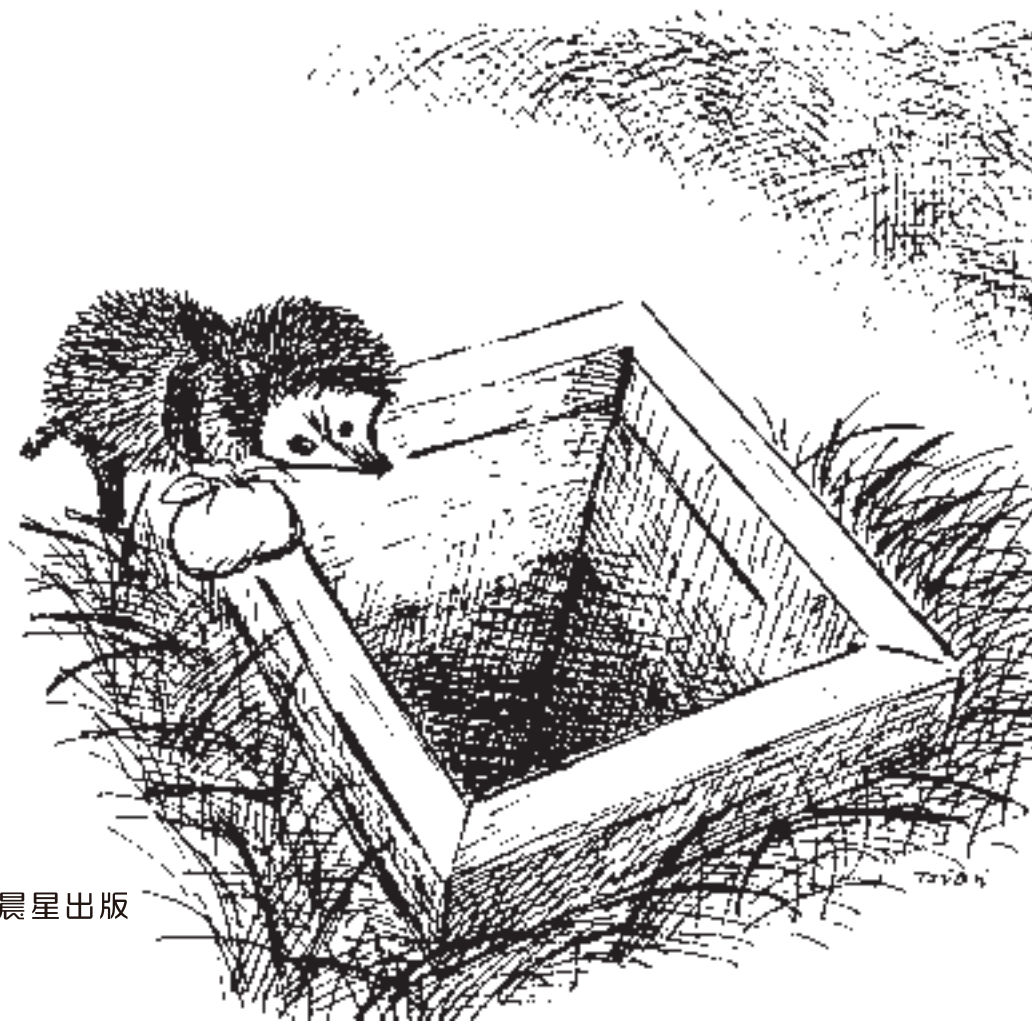


# 小鼯鼠的 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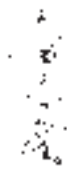
劉克襄—文 何華仁—圖



晨星出版

「新版序」

## 老酒新瓶之序



那是背包只裝一顆饅頭和水壺的時代，有一位畫鳥的朋友常陪我旅行。以很長很遠的漫遊，走進台灣各地的郊野。

那是筆記本謹抄寫天氣、路線、客運車資，以及鳥類種數的日子。有時也畫一二幅簡單鳥圖，還不認識的，重要部位會被特別標示，做為日後鑑定的證據。

那是經常走訪圖書館，借閱自然科學期刊的時光。我翻讀各類動物習性行為，尤其是哺乳類。然後，在牠們的世界裡打盹、沉思，前往那兒探險。

我的世界很小，因為原點都是一座島。我的世界很大，因為容下的都是牠們。那是三十歲以前的理想，自然就是詩，更像愛情的純粹、清澈。每回的詩句靈感，都像原野的閃電，釋放巨大無比的力量。但更多時，又是那麼翻轉，靜寂如一頭鯨魚在腳前龐大地擱淺。

假如再回到弱冠之年，我還是想選擇這等日子，只想在那世界獲得滿足。縱使現在上了年紀，每回邂逅詩的疑義、頓挫，心裡頭點燃的，經常還是那麼稚穉的火苗。

第三回的改版和校訂，又逢一個年代過去，我愈發體悟此等心境的簡單。彷彿昨夜一場春雪，打開門，大地又煥然地豐厚一層。

寫於二〇一四·七·七

新版序



「初版序」

## 散文詩，以及集子裡的一些人生插曲

八〇年代中旬時，《小》書裡的散文詩就陸續定稿了。在這個階段，我的旅行背包裡，仍常帶著望遠鏡、自然圖鑑，以及寫詩的筆記本。但投身較多的關渡沼澤區，自然公園成立之日遙遙無期，各地鄉鎮的環保抗爭更不斷發生，讓我深感沮喪，遂停止了淡水河下游的定點旅行，轉而前往八德路的台灣分館，沉浸於早年自然志的爬梳工作。

有一天，在圖書館朦朧昏暗的光線下，當我躋身於空間狹長而清冷的書架間，想要從某些動植物的學名，確定它們的身世時，意外地觸及了不少西方人在台灣的旅行報告。雖然文獻裡講的都是福爾摩沙，我卻彷彿進入異國的世界旅行，好比小說家聶波爾回訪印度時的既疏離又親切。經過一些時日的翻讀、譯注，更清楚湧現一番具體的複雜體驗。我清楚了，自己飄航於台灣史的書海裡，抵達了某一座島嶼。另一個

台灣，一個我不曾相識卻熟悉的家鄉。

那是個很奧妙而新鮮的接觸，開啟了自己另一個知識生活的情境。在這個小小的封閉世界裡，創作有了一個更大的啟蒙。更早時從事鳥類生態保護，以及書寫政治詩時的激越，突然間和自己斷裂了。現代地理探險和動物行為學的磅礴知識，如海潮日時湧來，撫慰我那投身生態保育運動不順遂的茫然心靈。當我有機會再提筆興詩時，詩和自然的關係遠比過去更加親切，進入綿密而貼心的互動。

只是新詩斷行的果決和驚奇，遠超乎我所能承受的負荷。在形式和文意的表達上，此時的我趨於保守和猶疑。散文的拘謹描述，似乎更能貼近我欲追求的情境。有回正巧讀及魯迅的《野草》集子，對詩意濃烈的散文更加鍾愛。於是，以精鍊的散文詩呈現，遂悄悄地成為寄託的方式，進而成為一種習慣。

過去，散文詩的書寫者並不乏人。但在新詩的體例裡，散文詩並非主流，殊少學者和創作者詮釋散文詩的表現形式。每位散文詩的創作者，應該都有自己的定義和書寫時的意圖，卻也不曾形成一個可能而多元的論述共識。

我私自以為，「散文」的敘述功能，大抵是散文詩的主調。只是這「散文」飽含



短小的奧義，透過微妙地稀釋、迂迴，再不經意地淬鍊，遂有了新的形貌。

散文詩所欲架構的意象、鋪陳的義理，若全然似新詩既有的分行，有時過於強勢、粗暴，偶爾也難以完整地呈現，或者明確地支撐。連節奏都有相似的困境。散文詩的音韻較少出現切割、跳躍的緊張和迫切。它在紮實地旋律裡，小心地一氣呵成。或者，形成一堅固之曲譜篇章。但相對地，它也容易喪失了留白、停格、圖像等多種美學表達的機會。散文詩形式之不彰，不若新詩和古典詩詞的徹底斷裂，想必這是重要關鍵。

再細論之，單純而舒緩，大抵是散文詩的律動。多數散文詩的起頭，善於以鬆散、漫行起頭；結尾則慣以驚心、寂然收場。俳句的拘謹，新詩的叛逆，都能瞥見身影。散文詩是禪，亦是道。創作者亦必須了然。過去習於此一書寫者，意念多為詩壇之怪異者。習慣了散文詩之表達，對新詩的分行，多少有些疏離，甚至有著小小的背叛之快樂。我在書寫時，屢屢想突破此一規範，也常耽溺於此一美麗小世界的形式。

年輕時，很高興找到散文詩的形式，做為一個階段性創作的探索出口，並循此一形式守舊的規格，表達自己此一階段和自然的關係。晚近回味，依舊充滿輕淺的愉

悅。一個詩人能有機會以散文詩，探尋詩的出路，未必是找對了方向。但這過程，帶來更多抽離詩壇時空，更多清楚冷凝的機會。

這次重新集結近二十年前的詩作，除了《小》書的舊作，還找到了更早於那時失落的數首以溼地、河川和鳥類為主題的詩作。所謂「失落」，原來這些詩都係手稿，塵封於早年文獻檔案之間，都以新詩分行的體例完成，當時礙於某種奇特的情緒，並未放入《小》書。這一微妙的扞格，二十年後之今天，才恍然明瞭，應該是格式出了問題。

如今，除了一首保持原來的分行形式，〈沼澤紀事〉組詩、〈遙遠之河〉和〈天池之冬〉兩首長詩，都重新以〈散文詩〉詮釋，一併和〈群的自治〉收錄於輯五〈遙遠之河〉內。為何在新序裡，抒發散文詩形式和節奏之議論，遙遙呼應《小》書舊版寫作年代的情境，這因由大抵便是如此了。



# 目錄

## Contents

- 「新版序」老酒新瓶之序 劉克襄／002  
「初版序」散文詩，以及集子裡的一些人生插曲 劉克襄／004
- 輯一 空中指標
- 末世之夢／014  
火葬／015  
初夏的意義／016  
蚶殼路／017  
回家／018  
知床旅情／019  
秋天的大地／020  
骨灰／022  
地頂之旅／023  
洪荒／024  
大修／025  
洞／026
- 噴吶之歌／028  
火星黯弱之夜／030  
火海／031  
葬花／032  
水族箱／033  
衰世以後／034  
空中指標／035  
昭和草／036  
耕海／037  
葬禮／039  
地籟／040  
鼠麴草的牆角／041



輯一 綠色海龜的欲望

鯨的子孫 / 044

山雀 / 045

愛爾蘭麋鹿 (Irish Elk) / 046

天竺鼠 / 048

麻雀之故鄉 / 049

關於巨頭鯨 / 050

馬 / 052

蜻蜓 / 053

林雕的世界 / 054

綠色海龜的欲望 / 055

企鵝城 / 057

響尾蛇的夏夜 / 058

抹香鯨的頭 / 060

鴿鵒的記憶 / 062

高蹠鴿 / 063

灰雁南渡 / 064

狼嗥 / 065

牡鹿傳奇 / 066

座頭鯨 / 067

小鼯鼠的看法 / 068

小豬西米諾 / 069

### 輯三 提琴演奏者

姿勢／072

記一個家族／073

賣藝人／075

結伴／076

獵人之心／077

提琴演奏者／079

小鼓手／081

一名三十歲的女子／082

喇嘛記／083

詩人大夢／085

我們的家族使命／086

### 輯四 河岸的野餐

美麗小世界／088

河口的春潮／091

遠離城市／093

國家公園／095

從高山到海岸／096

沙島／099

E小調的森林／100

碉堡／101

星期日的亞洲／103

熱帶雨林／104

南極之愛／105

極圈以北／	106
島嶼之歌／	107
黑島／	108
邊境之旅／	109
海洋之河流／	111
冰河峽灣／	112
岬地的誕生／	113
在中國前線／	114
河岸的野餐／	116

輯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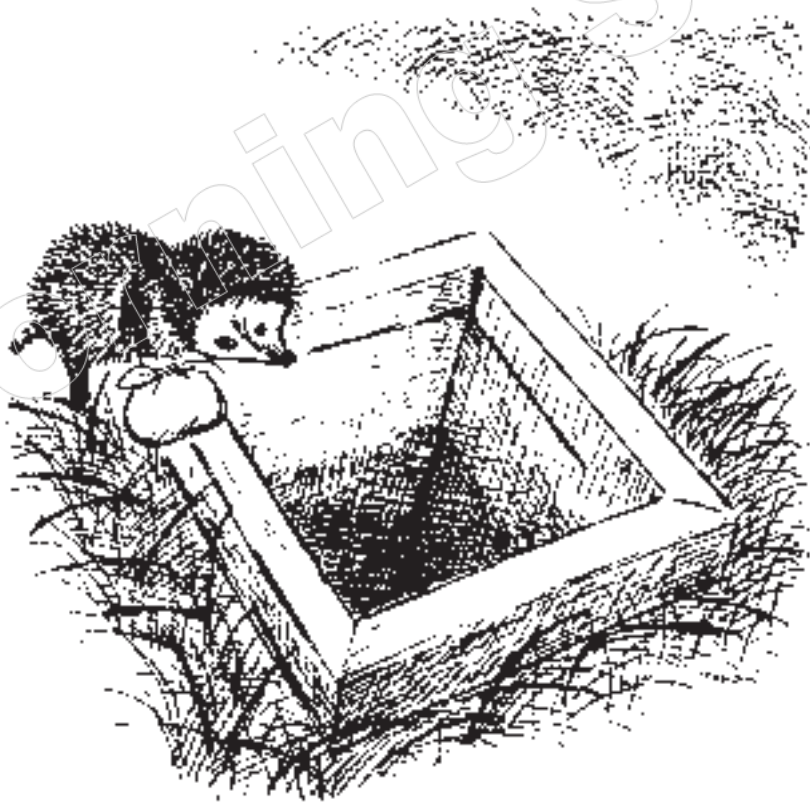
遙遠之河

群的自治／	118
天池之冬／	119
一九七八年／	121
沼澤紀事／	123
遙遠之河／	126



輯  
一

空中指標。



## 末世之夢

我是那具騎著殘骸馬的骷髏，高舉著自己的頭顱，桀桀地怪笑著，奔過一座又一座的荒原，向西，追逐著日出。

一九八六·五·十四

# 火葬

一個老人因迷途死於森林的峽谷，搜索隊的人帶著憐惜的口吻這樣解釋著。在鷲鷹盤旋的天空下，我們找到屍體。離開城市一百里，恆躺入這人類世界的邊疆。我靜奇地默想，滿懷欽羨。

老人選擇了健康而衛生的死法，我愛他。在谷中，為他肅穆悲悼，喝酒，吟歌。造起熊熊的篝火，驅走死亡的陰影。今晚，我也要和我的女人做愛，期盼她懷孕；並慶祝他的變形，從肉身化為虛無。

他現在是碎石、殘草、空殼與枯稈，覆蓋著大地。等待那美麗而清潔的腐朽，等待那雨水和風露的翻新。

一九八六·五·二十八



## 初夏的意義

太陽又回到亞熱帶了。

有關於生存，去看看，胡蜂重複在冬初的土洞築巢；有關於移棲，去瞧瞧，畫眉從平原遷往森林避暑；有關於繁殖，去聞聞，蒲公英佔領荒野的白毛花果；有關於社群，去聽聽，早來的熊蟬叫聲淹沒平原。有關於自然學的精神，東方尚未復甦啊！蠹魚鑽過一排排史籍，留下思想的刪節號。

於是，我臥躺在草蓆上打盹，夢見南極的十一月，在詩的星空下，自然歷史的國度裡，雄企鵝帶著小企鵝孤立冰雪中，雌企鵝走一百公里的路回來餵育。那時，北極狐各自深入北極心，沒有人知曉牠們跑去那兒做什麼。但我聽見藻類單性繁殖的聲音，最初的我，從海洋深處，遠遠地澎澎湃湃而來。

一九八六·七·十三

# 蚵殼路

退潮時，灰色天空與灰色泥灘在失去地平線的大地遠方交會著。一輛小紅牛車走在那兒，是唯一的顏色。緩緩向蚵田的夏日海岸前去，木輪，喀，喀，也是唯一的聲音。

那車上的蚵農眯著皺裂而黝黑的臉看天，天以烈日看他，他們相互看了一輩子。

這一輩子，三合院黃槿老樹旁的蚵寮下，他的妻小與小孩正持著小刀，熟練地將蚵肉挑出硬殼，再小心地放入冰桶裡。且等著卡車到來，運著冰桶壓過鋪滿蚵殼的小路，衝上高速交流道，前往城裡的冷氣餐館。

一九八六·八·六





## 回家

蟬的鳴聲。風的靜止。天花板的電扇睏懶地轉動。他咬著鋼筆套，凝視午後的窗外，我從那兒踮起腳尖，露出頭，招手，然後高興地跑進去。他將我抱上大腿，摸頭微笑。那是一本剛用月曆紙包好的書，他在書皮寫上我的名字，「劉資愧」，還有「藏書」、「昭和三十五年」幾個字。屋頂停著一隻中國東北來的藍磯鶇，琉璃朱紅的身子。

秋天來了，他自語著，牽著我走出辦公室。我們經過一間間的教室，橫越操場，準備回到校舍的家。不知媽媽煮了什麼好吃的東西，他又自語著，突然便將我再抱起，高舉過肩，跨坐在他的頸背上。

一九八六·九·一

# 知床旅情

他翻過圍牆去，留下牆頭上顛巍巍的咸豐草，一片模糊盪漾的綠，學校的聲音和鐘響消失。

靜謐。牆角一隻乾癟的紅蜻蜓。小灰蝶來了，又穿林而出。大盤帽向稻浪的地平線飛揚。白鷺豎頸，雀鳥驚嘩，一列火車復活了。

喀喀的木屐聲漸近，在溪對岸的竹藪裡停下來。酸梅與蘿蔔乾的滋味。吃完便當後，他涉過溪水，坐在鐵橋下哼歌。十七歲的高校生，十二歲以前的曲子，知床旅情。最後，他從書包抽出口琴，完整而重複地吹過下午，陪自己走向很遠很遠的未來。

一九八六·九·三

輯一



空中指標

## 秋天的大地

學童背著苛重的書包，穿過一棟棟城市的騎樓。不知道這個季節開著什麼花？不知道山裡是否有水獺？他們的鞋沾過很少的泥土。

雉雞在前方的天空奔竄。十二歲的我，一雙泥濘的腳，提著釣桿，穿過芒草林。向一口深井喊叫，貼著鐵軌傾聽，想獲得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聲音。

那時，一群婦孺跟在棺木後，走過田埂。我跑去問村裡的瞎子，當我進入天國，留下的世界怎麼辦？

我們不停地出生，不停地做夢，不停地死亡。

鐵灰的河流向鐵灰的海，銅黃的地生出銅黃的樹。

許多的不安乾枯成路旁的野萵，許多的愉悅怒放為滿山的野薑花。

坐在支線的火車上，前往一個不繁華的小鎮。這個島的每個野鎮都在消失，所有的事情都在改變，包括童年；但我已拒絕為現在修正過去。我把它

寄存存在異域，把頭埋進雙手，因悲苦而寡歡，因孤獨而啜泣。

一九八六·十·一

輯一



空中指標

## 骨灰

站在家人背後，等著和哥哥見最後一面。閉著眼，和哥哥跑去溪邊玩。她遲疑著不敢涉溪，站在岸邊哭。殯儀館的人將他從冷凍庫運出來，放入棺柩。一個蒼白的陌生人躺在裡面。眯著笑臉的哥哥從對岸走回，伸出雙手。祭禮、靈車、樂隊、火葬場、焚化爐，一根黑煙凶撐著暗夜。隔天的冬日清晨，冷風颼颼，她打開攜來的黑木盒，細心地撿拾著骨灰。捧在手心，骨灰是溫熱的，這次哥哥真的握著她的手了。

一九八六·十·三

# 地頂之旅

我返回到處是麋鹿的世界，城市被柳、樺和山楊樹群孤立著。荒野就從每一家的後院開始。像玉山國家公園的地方，這裡有幾千個。十萬隻馴鹿在北方的海岸遊蕩，一百萬隻海豹在南方的礁嶼棲息。山脈有彎角的白羊爬高，低谷有莽撞的棕熊涉溪。

在這世界之頂，永久的凍土帶，兇暴的冰川割鋸著大地，雄野的海嘯搥打著峽灣。超現實的幻景變成真實，真實的幻景變成超現實。

這就是我的目光所及，縱使是低頭，看著腳前，一隻野兔跳過雪地的足跡，都是我一生的不安與寧靜。

一九八六·十·七

輯一



空中指標

## 洪荒

那一年，洪水退逝後，番鷓從墓地鼓翼飛來，站在隱密的榕樹上，不停地咕嘎。村子各地仍暴露著死去的祖先們的白骨。阿嬤在屋頂跳舞，雞群飛進臥房裡築巢。隔壁的老母狗生下九胎小狗，營養不足下，一個星期內紛紛餓死。發情的水牛，也撞毀了豬舍。我們沿著省公路追回所有豬仔，並且在那兒擺地攤，拍賣所有可以換錢的家具。這以外，村子好靜。田裡一個人也沒有了，每個人都蹲在家門口，每個人都知道阿旺嫂的兩個女兒在城裡的茶室陪坐。直到年底，七天七夜的作醮大拜拜。

隔年，春初，我們搬進城裡，媽媽陸續生下弟妹們。一間六個榻榻米的木房，火車經過時，屋頂的橫梁震落許多灰塵。懷念一塊黑土的大地，稻穗金黃，雀群吱喳啊！許多月光青森的晚上，下半身中風的阿公躺在屋前的長椅，突然清醒過來時，總會帶著弟妹們回到那裡。

一九八六·十·十九

# 大修

準備入廠的戰艦緩緩泊靠於孤單的危險碼頭，兩輛消防車待候著。一顆顆巨大、銅黃的砲彈自船身卸下。十二輛軍用卡車載滿後，駛往山裡的彈藥庫貯藏。空殼的戰艦也離開，去了如蚌貝的船塢。船塢一張，一翕。海水洩出，戰艦架空，露出倒金字塔的龐碩船體，如年長的藍鯨附滿灰白的茗荷介。水兵像蟻群，紛紛從甲板爬出，攀下塢底，清除溼硬而長滿銳刺的貝殼船垢。直到深夜，洗淨身上濃重的油漬腥味，在全身的傷口敷好藥膏，才疲憊地爬回艙中陰暗的吊鋪。隔壁已失去海水的聲音，船身不再搖晃起伏。一如創作的停竭，我不安地輾轉翻身，徹夜未眠。

一九八六·十·二十二





# 洞

有關於舊石器時代祭熊的儀式已經描述得太多了。尤其是穴熊的頭蓋骨出現於洞壁的罅隙，或者凹處，好像是當時人類所刻意擺設。

當秋末天氣變冷，穴熊開始四處尋找避寒的地方，牠必須進入過去已有同類陸續住過的石洞。那些穴熊自然已死亡，殘骸早被土狼等動物清除，只剩骨架的鬆脫、破裂，散落在洞壁的邊緣。新來的穴熊再一次清除石洞，這些骨頭且被推入石窩、石眼的暗角。

不管是否有祭熊，或病理學的其他因由，也無足夠的證據支持穴熊在冰河時代的滅種，而同期的棕熊卻能生存至今。主要關鍵還是在洞。一個天然封閉的洞。洞，我們都曾在裡面待過，知道它的陰暗與溫暖。根據胎兒期的朦朧潛意識，也聽過自己的回音：關於死亡與出生。

而冬天時，其他的熊多半在空氣流暢的坑洞隨意冬眠，這種場所較易發現。穴熊需要的隱蔽石洞，卻是舊石器時代人類避冬的家。結果，許多老熊

與幼熊未能尋獲避寒的所在，遂紛紛凍斃。再加上冰河末期氣候與環境的遽變，穴熊終於絕跡。

在人類的發祥地，古生物學家尋找著自己的化石。

一九八六·十一·六

輯一



空中指標

## 嗩吶之歌

一隻白鷺鷥翩然到來，在黑暗的河床，踮起細瘦的腳尖，旋舞著身姿……Iha Formosa，我的眼睛已經溼潤，妳是肥胖的母親，擁有纍纍豐滿的乳房。

這是一個必須失明的人僅存的記憶。

那時，瞎眼的阿公都帶我去廟口，和一群老人聚會。他們在老榕樹下，蹲著或坐著，抽旱菸、嚼檳榔、談很少的話；像那些被香火燻黑的檀木神像，還有被人摸蝕的石頭獅子，一待便是整個餘生。隔四、五日，有那辦喪事的找上門，我們就跟他去了。等出山，換我牽著他，他吹著嗩吶，混在鑢鈸、椰胡的樂聲中，引領那一搖一晃的棺木前去。阿公是這樣送走阿爸的，我也這樣送走他。但我已記不得流淚，只記得野風颼颼，我埋首疾走，吹出尖厲高拔的嗩吶聲，穿過一片又一片芒草翻飛起伏的大地。

無所謂過去或明天，無所謂開始或結束。我笑了，帶著眼窟空洞的深

黑。一個過去的世界繼續著它的完整。  
帶著眼窟空洞的深黑，Iha Formosa，我沒有哭。我是漁民，我是礦工。  
我已經死了很久，繼續死下去。

一九八六·十二·十九

輯一



空中指標